

磅時宣告破裂。比較之下，竹與軟鋼相差無幾。用竹作為混擬土王和黎明時長得最快。竹人已知道竹的真正價值。

「哇！我痛呀！……你們不來救我……新，你在哪兒？你為什麼也不來救我……我痛呀！……」她又在裏面怪聲叫了。

「我在這兒！珏，我給你說我是在這兒。珏，聽見嗎？……放我進來！……三妹，你是懂事的，你快給我開門！看嫂嫂底面子，你放我進來罷！」他還在外面狂叫。

她底聲音又停止了。房裏沒有一個人在說話。忽然在嚴肅的靜寂中，一個嬰兒底哭聲響了起來。是宏亮的啼聲。

「謝天謝地！」他欣慰地說。他感到一陣輕鬆，好像心上的石塊已經去掉了。他想她底痛苦快要終結了。

恐怖，痛苦都離開了他，他又一次感到一種不能夠用言語來形容的喜悅。他底眼裏充滿了眼淚。他感動地想道：「我以後要加倍地愛她，看護她，也愛她底這第二個孩子。」他一個人在房門外笑，又在房門外哭。

「嫂嫂！」忽然一個恐怖的叫聲從房裏飛奔來，像一塊巨石落到他底頭上。

「她底手冷了！」這又是淑華底帶哭的聲音。

「她底手冷了！」張嫂也開始叫了。

「嫂嫂」和「少奶奶」底聲音又響成一片。在房裏面叫着的只有兩個人，因為除了接生婆外就只有這兩個人。情形竟是如此淒涼！

她底仇人，奪去了他底妻子底生命的仇人。

房裏的女人開始哭了。然而他還在門外叫着：「珏，我在喊你，你聽得見嗎？」

這不僅是哀號與狂叫，這是生命底呼聲，他把他全量的愛都投注在這裏面，要把她從到另一世界的中喚回來。他不僅是在挽住別人底生命，他還是在挽住自己底生命。他明白沒有了她，他底生存又是怎麼一回事。

但是他死來了。

裏面有人走近門前，他以為誰來開門了。誰知却是接生婆抱着新生的嬰兒房門縫裏傳出

史克平煩躁起來了，他吼着。

「你乾脆照可以嗎？到底肯不肯？」

葉寧生嚇壞了，她像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錯事的孩子，怯怯地看着史克平。

「可是——可是——」葉寧生咽了下口水：「我還沒有畢業，——我不要唸書了嗎？」

「唸什麼書？你現在這個樣子我已經很滿意了。」

葉寧生終於把那句可說完了。

「好吧！」——可是我們才談了不到兩個月的戀愛。

「你喜歡談戀愛是不？結果我們繼續聊着。」

葉寧生不再是小眼睛了，她睜大的眼皮像要跳出眼眶來。

「我那個瞧不起我的爸爸，昨天晚上給他底仇人，奪去了他底妻子底生命的仇人。

他們握手，撓頭，說七天來的難情。

他們像久別的情侶，那般親暱的堅硬的靠着對方。

然後，史克平一句話驚醒了溫漢在安室裏的葉寧生。她青睞的眼睛睜得好大、好大。

「你沒有點頭，沒有回答，她的眉被史克平扣着葉寧生的眉。」

「你願意嗎？」

「好，那麼，你肯嫁給我嗎？」

葉寧生沒有點頭，沒有回答，她的眉被史克平扣得更痛。

「你肯嫁嗎？」

「我不肯？」

「葉寧生輕聲的。」

葉寧生沒有點頭，沒有回答，她的眉被史克平扣得更痛。

「你肯嫁嗎？」

「我不肯？」

「葉寧生沒有點頭，沒有回答，她的眉被史克平扣得更痛。」

「你肯嫁嗎？」

「我不肯？」

「葉寧生沒有點頭，沒有回答，她的眉被史